



| 艺术 · Ar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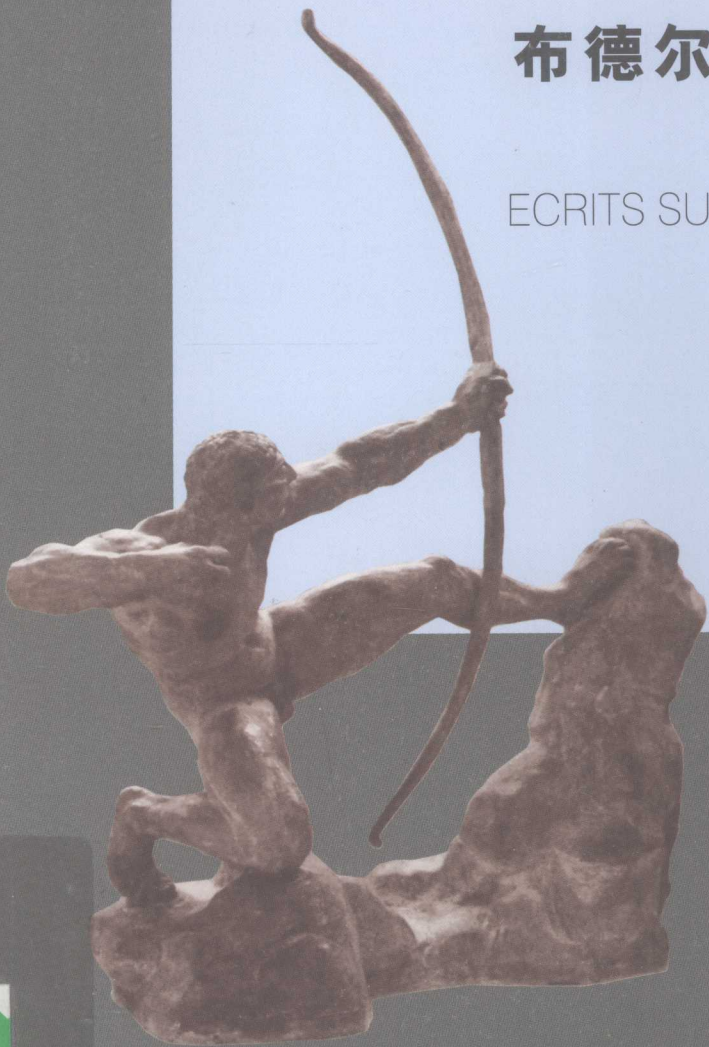
布德尔论艺术与生活

A. BOURDELLE

ECRITS SUR L'ART ET SUR LA VIE

[法] 埃米尔·安托万·布德尔 / 著

啸声 /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布德尔论艺术与生活

A. BOURDELLE

ECRITS SUR L'ART ET SUR LA VIE

[法] 埃米尔·安托万·布德尔 / 著

啸声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布德尔论艺术与生活 / (法) 布德尔 (Bourdelle, A.)
著; 啸声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9
ISBN 978-7-208-08596-1

I. 布… II. ①布…②啸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法国—
现代 IV. 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88875号

策划编辑 张 铎
责任编辑 张 铎
装帧设计 IVYMARKTYPDesign



布德尔论艺术与生活

[法] 埃米尔·安托万·布德尔 著
啸声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
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 / 16
印 张 13.75
字 数 169, 000
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8596-1 / J · 145
定 价 35.00元

目录

布德尔的英雄情结（代序）

啸声 1



布德尔论艺术与生活	4
往事在忆	5
旅行印象	25
谈艺论人	47
面对生活	111



布德尔雕塑绘画作品	136
-----------	-----

布德尔生平年表	203
---------	-----

译后记	205
-----	-----

布德尔的英雄情结（代序）

布德尔曾对自己的学生说：

“我们尤其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作品乃是我们的镜子。我们的工作取决于我们灵魂的品格。”

什么是布德尔灵魂的品格呢？

毋庸置疑，主要是英雄主义，一种充满阳刚之气而又偏于悲壮的英雄主义。

法兰西民族及其艺术，往往让人看到浪漫的气质，优雅的风度，精致的样式，柔美的表现……总之，是在很大程度上的女性化。难怪罗丹会提出这样的批评：“法兰西曾经有过细气和灵气；可是，也许缺乏追求动人起伏的高度激情。在法国雕刻中，有时会出现雅致而流于纤弱，精美而失掉大形，微妙而有悖真实的情形；肉感则过多。”（摘自罗丹《法国大教堂》）

诚然，在这个伟大民族及其光辉艺术中，并非一味的风流妩媚，而是也有刚健雄强的一面。中世纪吉尔贝的欧坦圣拉撒路大教堂门楣《末日审判》、文艺复兴早期斯吕特的《摩西之井》、17世纪皮热的《克洛托那的弥隆》、19世纪吕德的《马赛曲》、卡尔波的《乌戈利诺及其子孙》和罗丹的《加来义民》等杰作，便是在法兰西交响乐中奏出高亢激越旋律的一脉。

继承这一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的，正是布德尔。

布德尔毕生的艺术创作，自大器晚成的成名之作《张弓的赫刺克勒斯》（1909）至去世那年最终完成的《密茨凯维奇纪念碑》（1929），始终贯穿着一个明确的思想：摒弃平庸，讴歌英雄。

在雕刻家自行选择的题材中，希腊神话的大力士是胜利的英雄，他浑身较劲，怒目仰视，张弓欲射专食人肉的铜喙、铜爪、铜翼斯廷法利斯怪鸟；而《垂死的马人》（1914），则是失败的英雄，因不再受人信奉而停止吟唱，哀伤至死，标志神话时代的终结；至于乐圣贝多芬，更是与命运争抗并且战而胜之的象征，受到雕刻巨匠的无上崇敬，一生为之作出六十二个头像，使这位悲情英雄的伟大精神传诸永世。

在受各方委托的大型纪念性雕塑中，鉴于主题都契合艺术家的心意，于是那些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们更成就了他的一件又一件传世杰作。这里有普法战争中蒙托邦的战士，有“一战”的牺牲者，有毕生为民族自由奋斗的伟大波兰诗人，有领导阿根廷人民进行革命的将军，还有为拯救人类而奉献爱子的伟大圣母……

对雕刻家来说，更其重要的是如何对待他的英雄主题，也就是说，以何种手段去表达它，去达到他所说的“人的固有命运的高级象征”。

一个首要的手段，是概括综合，是摆脱琐碎细节的干扰，将反映表现对象精神实质的主要侧面有机融会起来，提升对象的外形直至传达其内在真实，即他所谓的“固有命运的高级象征”。这便使他的作品意境崇高而气象宏大。

为此，他回避那种过分依附对象的严格写实做法，而采取风格化的造型，

以类型的真实取代个体的真实，把哥特精神引入自己的作品。他的作品之所以给人庄严肃穆之感，正是得益于这种充满生命力的风格化造型。

再者，既出于天性，又为了追求，他无心于流转圆润的起伏和柔美（他一生表现赤裸女体的作品甚少，《果实》为其中的冠军之作，说明他同样是此中的高手），而强调强悍粗犷的骨骼与肌理，为的是赋予自己的作品以铮铮的铁骨和凛凛的威风，以此抚慰他终生不渝的英雄情结。

在布德尔风格的形成过程中，贫家子弟的奋斗精神和对艺术的一片至诚之心一直在激励他；达卢尤其是罗丹的影响使他获益匪浅；最重要的，是他从法国的哥特雕刻中悟出真谛，从而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。他有这样的表白：“模仿他人的行为，决不，因为对我来说那都是虚假的！你有你自己的声音，它是你灵魂的反映；你要让它唱，让它喊，让它哭，让它为你的骄傲和为你的真实而祈祷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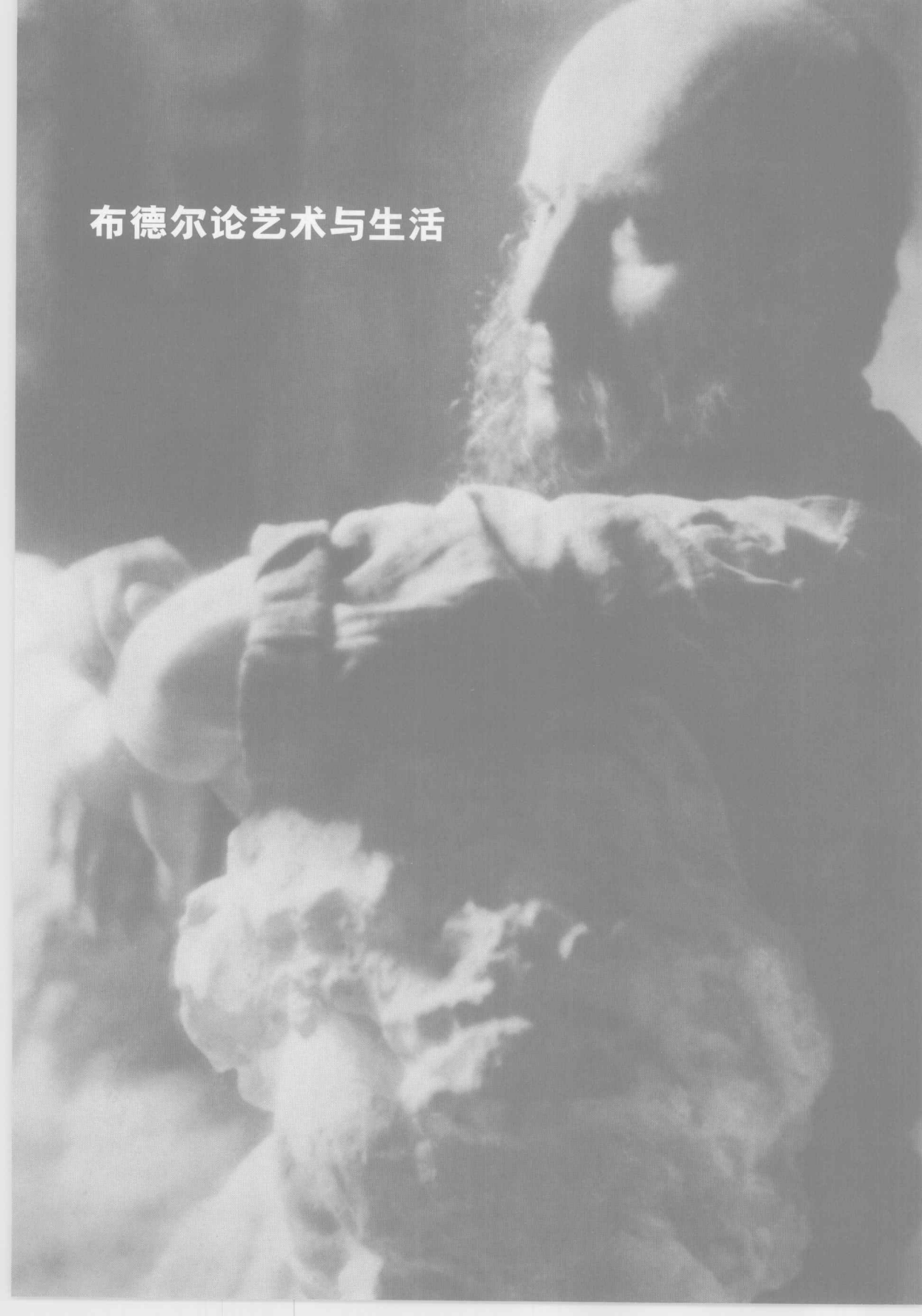
布德尔以一生不懈的努力、惊人的悟性和卓绝的创作，成就自己成为风格奇崛而又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匠——20世纪的雕坛大家贾科梅蒂和里希埃均出自他的门下。

艺术即人。

观赏布德尔作品，我们看到了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！

啸 声

布德尔论艺术与生活



往事在忆

激情才是最高法则。

——布德尔

我的家庭与童年	7
蒙托邦的那些星期日	10
小学：鲁塞先生	13
诸位师长	14
我的花园	19
黑暗之中的明亮	21
艺术	22
艺术与爱情	24



母亲

我的家庭与童年

我的祖父是塔尔纳—加龙地区的牧羊人，为人善良，热爱家室，十分关照他的羊群。他多半的日子总是穿一条肥大的白裤子，一双有银扣子的敞口鞋，一件路易十六式的花背心和一件不上浆的大翻领衬衫。我的叔伯也都是牧羊人。我从小就是听着牧羊人的排箫声长大的。

我的外公是塔尔纳省阿尔比那边的人，是织布工。他天生一付好嗓子，声音很迷人，会唱一些格调古朴的老歌……外公雷耶不善交际，生性腼腆，心地善良。他那些高亢的歌，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我的一位叔父，也是牧羊人，是有名的吹笛好手。他早早晚晚都要用他美妙的笛声来取悦蒙托邦这座城市。

我的母亲，织布工雷耶的女儿，塔尔纳人，是一个美丽的农家女，胆小孤僻。

外公放弃了收益甚微而辛苦异常的职业，到修铁路的工地去当了监工，住在塔尔纳省和阿韦龙省的险峻地区，住在岩石激流和栗树林这类地方，带着一家老小。他的长女二十岁了，就要嫁给我的父亲，父亲当年四十岁。

我的父亲，安托万·布德尔，是鳏夫，有过一个儿子，死在十九岁上，后来有的我，当时四岁了。^{*}我那位哥哥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；女孩子都死了，和我母亲一样，都死于那时的不治之症。

我很小就为一些伤心的记忆感到痛苦，和父亲一样。我的哥哥像父亲一样，有画画的天赋，不论在什么地方，不论在哪个素描学校，总是出手不凡，名列前茅，和父亲早先一样，甚至一位年事很高的教师孔布先生情愿出资，把他送到巴黎安格尔^[1]的画室去学画。

^{*} 布德尔生于1861年。（全书星号脚注为原注，下同）

[1] 安格尔是蒙托邦人。至今在蒙托邦有安格尔博物馆。（全书数字脚注为译者注，下同）

父亲非常眷恋母亲和娇惯的儿子，不愿离开老家。他当了细木工；后来，又自学成材，成了木雕工、车工、细木镶嵌工。为此，他在当地很有点艺术家的名声。

父亲一直工作到八十二岁。我从未见他生过病。

可怜的母亲死在四十七岁上，一直病病歪歪，但是细致，和善，忠诚，尽职，生性敏感。母亲和我之间，有多少牵肠挂肚的亲情！她的去世着实让我领教了自然规律的残酷无情。

我上小学时，教我的还是那位教过我亡兄的老师；我除了画画，什么都不想学。十三岁时，我画得很像样了，那年假期，我从父亲那里拿了木雕工具，照着一个石膏像，雕刻了一个带角的老农牧神浮努斯头像。

临摹的作品很接近石膏原作。父亲很吃惊，非常高兴，便同意让我雕刻一些酒柜和餐具柜上的装饰。我轻松愉快地完成任务，把东西做得同他设计的样子分毫不差。

我不是学徒。渐渐地，难度越来越大，可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，一周一周地过去，我的活干得更有了把握了。我跟着父亲，做旧家具的仿制品。我还修理一些中国和日本的错综复杂的雕刻品。当时，我还在蒙托邦市立素描学校，学习用黏土照着古代石膏像临摹头像。我的老师是一位年迈的摄影师，对什么东西都要用他那天生灵巧的手去摸弄一番。这不关我的事。倒是那些古代石膏像给我的教益更大，我依稀体察到它们所包含的绝妙运动。

我们的顾客都是些艺术爱好者，很关心这个给他们修理家具和摆设的小家伙，就对我说起图卢兹美术学院如何如何。

我们很穷。父亲对应承的活计，总是付出双倍努力；他干的是艺术家的工作，收入的却是普通工钱。就这样，我们穷得很体面，不过也实在窘困得厉害。



罗斯姑姑

我帮了父母的大忙。我做东西很快；城里的制造商和木器商都来买我的雕刻。……父母没有犹疑，我们就去向蒙托邦的市政部门申请奖学金。安格尔的影子总在笼罩着充满朦胧期望的人的头脑。一座曾经贡献出一位画坛巨擘的城市，兴许就是一块培育丰硕果实的沃土。

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，我战胜了一位来自图卢兹那所学校的竞争者，赢得了奖学金。起初我拿三百法郎，后来总算拿到六百。我在十五岁上，离开了大动感情的母亲和父亲。不过，我们三个，都对荣耀，对财富，深信不疑。

蒙托邦的那些星期日*

我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，不喜欢那些总爱夸富的孩子。我家境贫寒。我很喜欢那些很自尊的流浪汉。富家孩子有笨头笨脑的玩具，傲慢得让人讨厌。乞丐的小孩子们常带我去看潺潺的溪流，到开满紫堇花的清静树林去玩。同阔小子们一起，我仿佛被一条金链拴着；和赤脚伙伴一道，我感受着天空般的自由。这一切，唉！只是让我感到一种难耐的饥渴。可是，这种饥渴也正是艺术家心中的魔。

艺术家们，到一幅素描中寻找你们的命运吧。我小时候，从没有上过什么正式的学校。我一天到晚画画，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，让所有的老师都心烦。只有对大自然这一课，我牢记在心。我知道，我得不到奖金和荣誉。可是，我在森林里尽心画那些有生命的树枝树干；我不能，不能去关心那些庄严颁奖会上颁发的奖品，在那种场合我的整个童年会憋死的。

稍长之后，几个朋友就会趁着阳光明媚的星期日，兴高采烈去漫游。那会儿什么事都干，简直无法无天。一种隐约的恐惧感使我远离这些。

你想想吧！在那儿，在庸俗的喷水池旁边大奏其军乐。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讨厌这些。铜管乐器的声音忽而刺耳忽而呜咽，长号吹得的的嗒嗒，大鼓敲得砰砰嘭嘭，让我的心都揪紧了，只觉得难受。那里有些漂亮的女士，还有非常迷人的女孩子；至于我那些朋友，都很帅，至少想打扮得很帅，一个个鞋擦得亮，头抹得光，脸蛋刮得干净，衣服熨得笔挺。可是，我总是落拓不羁，因为我喜欢这样。在我看来，他们的装束可怕至极。

* 此为1911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四，在大茅舍美术学院讲课稿摘录。

非但如此，我那些年轻朋友抽香烟，抽粗雪茄。这样他们觉得像大人；他们还要大声喊叫，开怀大笑，得意洋洋，吸引着女人们的目光——对此，至少他们自己毫不怀疑。

我从不曾想抽烟，我从不曾想过，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本能，我不愿像我看到的那些大人先生那样。用我朋友们的方式去努力讨好女人，何苦呢？

我觉得自己很怪，我会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，我喜欢一切能从自身窥探到的美。

那些漂亮女士，那些美丽小姐，她们又能给予我些什么；我在孤僻的心里暗自揣摩，从她们身上窃取到的东西要多得多，而这一切的代价是约束住自己。你们注意，朋友们，往昔的孩提心性孕育了我作为艺术家的前途。

我的父亲是牧羊人的儿子，是木雕工，图画画得精准，还是车工、细木镶嵌工和细木工，他的每件作品都是手工杰作；我的母亲是织布工的女儿，是性情温和的农妇。他们俩都喜爱乡村，而我也非常喜欢在黄昏时分，跟着他们远离我们的小城。在树林里，没有军乐的铙钹、大鼓和长号，是夜莺教我懂得什么是歌唱。这位神圣的夜游者以其美妙的歌喉，常使我感动得泪眼模糊，在其歌声中温情脉脉的黑夜和放浪形骸的自由汇成充塞六合的天籁。

我此后从不曾改变，从不曾忘记夜莺给予我的永恒教导。

学校的竞赛、银质的奖品、成就或财富，对我来说，始终是军乐里铜管乐器、长号和大鼓发出的嘈杂噪音。

我对此始终心存畏惧。

——
这让我明白：各有各的命。

人人都会问，每人都会说：“我是什么，我？什么是我的所爱？激发我的爱情又是什么？”今日所做，无非是对受伤害的过去的修补。只有自弃的人才会被永远抛弃。……

除非你彻底怀疑自己，否则没有所谓的彻底死亡，因为一旦自疑你便断绝了与一切的联系……

小学：鲁塞先生

直到1924年11月，我还一直以为我在小学的头几年什么也没做。

我在十四岁前离开这所朴素的附属小学，我在班上总是倒数第一。

我是编外学生，因为我不在那里上课，我如今才知道我是众人眼里的怪物。可是，我有一位令人敬佩的老师，这绝非虚言。他会让我无拘无束，完全独立自由，而彻底不顾他作为小学教师所肩负的职责。他很快就免除了我的一切功课和劳作。我这么个野小子，独自一人，被放在教室以外类似学校门厅那样的地方，几乎没有什么指导，不停地涂抹画画：这种景象也可算得上不同寻常了。

在家里也一样，我除了玩弄铅笔和颜料，什么也不干。

但凡到了图画竞赛时，我就站在高脚凳上，在黑板上画好范围，让所有年级的大孩子小孩子去临摹。

回首往事，浑如一梦。

我的老师鲁塞先生，不论在我上小学或离开小学的时候，还是我告别故乡或他最终告别人世的时候，一直是我不可替代的顾问和朋友。他对于我，永远是我真正的精神之父。